

西王母圖像 藝術風格簡述

／李錦山

西王母題材圖像在空間範圍分布數量的多寡，客觀上反映出各地區西王母崇拜的強弱勢頭。在已發現的所有圖像中，東漢時期的作品占據壓倒優勢，其中又以東漢中晚期數量最多，畫面內容不但日趨豐富，而且構圖布局更加講究。若從時間概念上觀察西王母圖像的分布，以河南中部畫像磚、墓室壁畫時代最早，可上溯至西漢中晚期。其次是魯南蘇北地區，個別畫像石刻為西漢晚期作品，東漢中期已形成相當規模。陝北西王母圖像的出現，最早不超過東漢中期，而晉西又晚於陝北。四川發現的各類西

王母題材圖像，基本都屬於東漢晚期作品。

西王母題材圖像係借助不同的物質材料製作完成，由於選用材質不同，故作畫手段和工藝技法各不相同。簡而言之，其技法主要包括了雕刻、模印、澆鑄、鏤鑿、描繪、陶塑六種形式。又由於圖像所依附的物品不盡相同，故構圖形式和畫面布局各有特點，無不充分利用物體自身形狀和有效空間，進行頗具匠意的安排，以期達到形式與內容的和諧統一。美術屬於藝術範疇，是一定的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作用下的產物，既反映了

物質文化的發展水平，又是各種社會意識、思想感情和行為方式的表露。作為集空間藝術和視覺藝術於一體的美術作品，力求通過形象化的手段和畫面語言，對人們的視覺造成最大程度的衝擊，並借助具體直觀的畫面來傳達某種信息。這種傳遞有時是直接的，有時則是曲折的，對受眾的感染力如何，則取決於作品的題材內容和藝術水準。西王母題材圖像正是極大限度地發揮了美術優勢和藝術功能，淋漓盡致地傳達了作品的內在蘊涵。它將龐雜的神話資料加以濃縮提煉，以直觀的形式表現出來，起到了其他藝術種類難以替代的作用。西王母美術題材儘管分布地域遼闊，圖像品類和構圖形式多樣化，但總體風格卻表現出極大的共性，即仙道神異基調構成了作品的主旋律，幾乎每幅圖像都籠罩著一層撲朔迷離的霧紗，充斥著亦真亦幻的神秘色彩。每幅畫面的空間雖然有限，但畫面之外令人想像的空間很大。綜觀所有圖像，突出顯示出如下幾大特色：

（一）豐富的想像力 構成作品主題內容的素材主要來源於流播已久的神話傳說，此類神話在民間根深柢

固，婦孺皆知，當它以一

種新的藝術形式出現時，自然能夠產生共鳴效應。尤其是以祈福吉祥為主題的圖像，似乎更能迎合世俗，引起人們關注。我們知道，神話的產生乃是聯想的結果，由於人們對某些自然現象或事物不能正確理解，遂在錯誤的認識基礎上通過各種想像而形成怪誕的解釋以圓其說。沒有豐富的想像力，便沒有引人入勝的神話。由於西王母圖像是



山東嘉祥縣洪山畫像石

在採擷神話資料的基礎上經過藝術加工而成，故豐富的想像力構成作品的一大特色。那一幅幅神異畫面，充分展示了仙境奇妙景象：西王母高居天門玄圃之上，列仙暢飲於崑崙瑤池。肩生雙翼的羽人自由翱翔，寶馬香車在雲間馳騁。神祇人首而蛇身，金鳥三足而仙狐九尾。仙山高矗九霄，天梯曲通閭闔。不死草生於天苑，長生藥藏於丹室。還有神龍騰霧、鳳鳥婆娑、瑞獸呈祥等等。透過這些光怪陸離的畫面，我們彷彿聞到了馥郁酒香，聽到了迷人仙樂，看到了生命的永恆。豐富的想像力似乎為每個凡人都插上了翅膀，在虛幻飄渺的時空中徜徉流連。在這裏，天地間的距離彷彿縮短了，人和神之間的距離接近了。一切都生機勃勃，使世人尋找到希望所在。這就是作品的藝術魅力，如果失去豐富的想像，就不可能產生如此強烈的感染力。

(二) 浪漫主義色彩 浪漫風格的體現，往往同豐富的想像相互交融而密不可分。任何一種藝術形式，如果沒有令人想像的空間，沒有大膽的藝術發揮，自然就失去了詩情畫意，從而導致作品趨於平淡，甚至毫無亮點。

捉弄人類的超自然力，從此不再釋放令人恐怖的災變威力。各種飛禽走獸一改搏噬相殘本性，在西王母的感召下和平共處。凶猛的龍虎竟馴服地甘當西王母御坐；憨態可掬的蟾蜍和靈龜，踴躍躍為西王母獻舞；歡快的青鳥在西王母身邊盤旋回繞，爭獻仙草珍果。不食人間煙火的神界充滿了人情味，東王公與西王母比肩廝守，相伴到永遠。在這裏，死亡對人類來說已不再可怕，男男女女都可以騎風鳥、乘騰蛇飛躍險阻，直上崑崙仙境。每幅圖像都使人驚訝稱奇，引起無窮遐思。似乎冥冥中的神靈正揮動手中魔杖，引導人們步入一種如夢如幻、如煙如霧、出神入化的意境。

(三) 藝術誇張手法 誇張手法適當而又合理的運用，會使藝術作品錦上添花，不但擴大了想像空間，而且使作品更富有趣味，具有更大的吸引力。西王母題材圖像，運用了整體誇張和局部誇張相結合的手法，以此加強作品的藝術感染力和對視覺的衝擊力。例如某些升仙畫面，由人間和天上兩部分組成，人間部分僅占整幅圖像三分之一，而天上部分則占據了三分之二。其中回旋縈繞的祥雲布滿空



山東滕縣大郭村畫像石

可言。西王母題材美術作品，為我們虛擬了一個無紛無爭、無憂無慮的奇妙世界，它雖然遠離塵世，卻並不令人感到寂寞。高山白雲間充滿了生機，霄窈之野漾溢著歡樂，仙苑神境裏各種名物都被賦予了靈性。似乎這是一處沒有被物欲、醜惡所污染的淨土。在這裏，人與自然、人與動物達到了完美的結合，彼此和諧相處，親密無間。作為異己力量出現卻又時常



山東嘉祥縣宋山畫像石

間，籠罩大地，仙真靈異掩隱在流動的雲海之中。為顯示升仙者入九霄謁見西王母的急切心情，車馬在雲間急馳，羽人和仙禽展翼相隨。為了加快行進速度，甚至還有羽人幫助推車策馬。畫面中靜態的人間和動態的玉宇形成了強烈的對比，意在突出天堂勝於人間的理念。有的圖像中，異獸千尋，數倍於其他動物；靈芝巨大如傘，擎作西王母寶蓋；靈龜力大無邊，負載起巍峨仙山；人首蛇身侍者雙尾交纏，碩大的軀體盤結為西王母寶座；玄圃天柱拔地而起，萬仞崑崙山僅及柱根；天梯沿仙山通往雲漢，而神聖的太陽則低懸在下。這些局部性誇張巧妙而奇特，往往會收到意想不到的藝術效果，令人回味無窮。

西王母題材圖像也存在許多致命缺憾，這是此類作品的主題思想所導致的。因為圖像的宗旨是宣揚仙道觀念，通過形象化的手段進行說教，所以，這類題材的美術作品應屬於時尚的民間宗教藝術。它所表現的主題內蘊，其實是一種虛幻的、神秘的避世思想意識。因此，作品所濺溢的浪漫主義情調，充其量只是一種消極的浪漫主義。作品力圖告訴世人，人生存



山東嘉祥縣宋山畫像石

在百般痛苦，而彼岸仙境才是最美好的歸宿，這是在宣揚頹廢的人生觀和生死觀。作品或許能對仙道信奉者起到一定的安慰和情感寄托，但只是一種精神麻醉，解決不了根本問題。它使西王母崇拜者帶上了沉重的精神枷鎖，在凶險的泥潭中越陷越深，有少痴迷者在美妙謊言的蠱惑下化為冤魂野鬼，卻將無盡痛苦留給親人。由於作品主旨在於說教，致使圖像內容幾乎千篇一律，鮮有變化，且許多名物用之太濫，已失去創新和活力。這種萬變不離其宗的表現形式，經過長期流行而愈加模式化，在藝術上已難有突破，隨著時間推移，必然走入死胡同。又如圖像主角西王母，彼時已被抬到嚇人高度，作畫者出於對尊神的敬畏，大都以正襟危坐莊嚴肅穆形象為其標準造型，致使人物形象過於呆板拘謹，缺少了鮮活生動氣息，從而影響了整幅作品的完美統一。神靈世界本是現實社會的折射，人世的等級觀念必然會反映在神仙領域。圖像中西王母養尊處優，頤指氣使，而那些仙格和地位卑下的羽人、侍者乃至禽獸則為西王母所役使，成為馴服的工具。虛假的神話掩蓋不了嚴酷的現

實，縱然是神仙世界也存在著種種不平等，人權記錄並不理想。

西王母圖像是一面鏡子，它折射了古老時代的社會觀念、世俗情態和民間宗教信仰，對後世了解當時人類群體的精神世界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。西王母圖像又是彌足珍貴的文化遺產，為研究漢代的美術狀況、藝術水平和發展趨勢提供了重要的實物資料。正是由於大量西王母題材美術作品的出現，才使漢代藝苑奇葩競放，姹紫嫣紅。

